



夕堂水日緒論外編

船山遺書六十五

衡陽王夫之選

程子與學者說詩經止添數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義自見作經義者能爾洵爲最上一乘文字自非與聖經賢傳融液脗合如白胸中流出者不能先輩聞有此意知之者鮮自四大家之名立各有蹊徑強經文以就已規格而此風蕩然矣

藝苑品題有大家之目白論詩者推崇李杜始李杜允此令名者抑良有故齊梁以來自命爲作者皆有蹊徑有階級意不逮辭氣不充體於事理情志全無干涉依樣相仍

就中而組織之如麀居櫛比三間五架門廳廚廁僅取容  
身茅茨金碧華儉小異而大體實同拙匠窶人做造卽不  
相遠此謂小家李杜則內極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  
必繇衷或雕或率或麗或清或放或斂兼該馳騁唯意所  
適而神氣隨御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玲瓏軒豁無  
所窒礙此謂大家而論經義者以推王守溪爲大家之宗  
守溪止能排當停勻爲三嘴五架一衙官廨字耳但令依  
倣卽得不甚相遠大義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東縛天  
下文人學者一微繼而已陋儒喜其有牆可循以走翕然  
以大家歸之三百餘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後人笑一代無

有眼人乎

錢鶴灘與守溪齊名謂之曰錢王兩大家所傳惡不仁者

謂不使加身如避蛇蝎

按此字各編其蝥人之蝥字从獸字尚不識何況文理

不使

不仁加身者是何甯靜嚴密工夫而堪此躁戾惡語也惡

如蛇蝥乃陳仲子出哇鵝肉忿戾之氣正是不仁以此稱

大家者緣國初人文字止用平淡點綴初學小生無能仿

佛錢王出以鈍斧劈堅木手筆用俗情腐詞着死力講題

面陋人始有津濟翕然推奉譽爲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

宏而掃地矣鶴灘自時文外無他表見唯傳吳騷淫俗詞

曲數齣與梁伯龍陳大聲一流狹邪小人競長如此人者

可使引伸經傳之微言乎

下劣文字好作反語亦其天良不能言其所不知凡反語皆不善不勤不慎之慝今人晝之所行夜之所思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特此數者終日習熟故自寫供招痛快無塞澀處若令於聖賢大義微言從正面上體會教從何處下口無怪乎反之不已一正便托開也

無法無脈不復成文字特世所謂成宏法脈者法非法脈非脈耳夫謂之法者如一王所制刑政之章使人奉之奉法者必有所受吏受法於時王經義固受法於題故必以

法從題不可以題從法以法從題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  
允以題從法者豫擬一法截割題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  
吏俾民手足無措且法者合一事之始終而俾成條貫也  
一篇之中爲數小幅一揚則又一抑一伏則又一起各自  
爲法而析之成局合之異致是爲亂法而已矣謂之脈者  
如人身之有十二脈發於趾端達於顛頂藏於肌肉之中  
督任衝帶互相爲宅縈繞周回微動而流轉不窮合爲一  
人之生理若一呼一諾一挑一繳前後相鉤拽之使合是  
傀儡之絲無生氣而但憑牽縱詎可謂之脈邪四家中唯  
瞿文懿能無束溼之法而有法無分析鉤鎖之脈而有脈

其餘非所知也

鉤略點綴以達微言上也其次則疏達條達使立言之旨  
曉然易見俾學者有所從入又其次則按索幽隱啓人思  
致或旁輯古今用徵定理三者之外無經義矣大要在實  
其虛以發微虛其實而不窒若以填砌還實而處處止憑  
衰弱之氣姑爲搖曳則題之奴隸也四家中亦唯昆湖免

砌最陋填砌濃詞固惡填砌虛字愈闌珊可憎作文無  
云唯勿賤使字耳王楊盧駱唯濫故賤學入大家者之  
以層縈相疊如刈艸茅無所擇而縛爲一束又如半

死蚓脊拖不耐皆賤也古人修辭立誠下一字卽關生死  
曾子固張文潛何足效哉

非有吞雲夢者八九之氣不能用兩三疊實字非有輕燕  
受風翩翩自得之妙不能疊用三數虛字然一虛一實相  
配成句則又俗不可耐故造語之難非嵇川南趙夢白湯  
義仍黃石齋尠不墮者

對偶語出於詩賦然西漢盛唐皆以意爲主靈活不滯唯  
沈約許渾一流人以取青妃白白矜整鍊大手筆所不屑  
也宋人則又集古句爲對偶要亦就彼法中改頭換面其  
陋一爾況經義以引伸聖賢意立言初非幕客四六之比

邱仲深自詭博雅而以被髮左衽弱肉強食兩偶句推獎  
守溪此七歲童子村塾散學課耳況以韓文對經語其心  
曰中止知有一韓退之謂可與尼山竝駕陋措大不知好  
惡乃至於此

鈎鑿之法守溪開其端尙未盡露痕迹至荆川而以爲秘  
密藏茅廬門所批點八大家全恃此以爲法正與皎然詩  
式同一陋耳本非異體何用環紐搖頭掉尾生氣旣已索  
然竝將聖賢大義微言拘牽割裂止求傀儡之線牽曳得  
動不知用此何爲

一篇載一意一意則自一氣首尾順成謂之成章詩賦雜

文經義有合轍者此也以此鑿古今人文字醇疵自見有皎然詩式而後無詩有八大家文抄而後無文立此法者自謂善誘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於此

賈生治安策偶用繳回語亦緣痛哭流涕長太息說得駭人故須申明以見其實然耳蘇曾效之便成厭物經義有云其一則云云有云其云云者此其一耳不曠目不盲止兩三段文字何用唱籌歷數凡此類皆文抄引之入荆棘也

司馬班氏史筆也韓歐序記雜文也皆與經義不相涉經義豈兩義以引伸經文發其立言之旨豈容以史與序記

法攙入一段必與一篇相稱一句必與一段相稱截割彼  
體生入此中豈復成體要之文章必有體體者自體也婦  
人而髡童子而有巨人之指掌以此謂之某體某體不亦  
慎乎

試取曹子桓典論論文范蔚宗

漢書引語張思光自序

讀之古人作文字研慮以悅心

嚴如此而欲據一虛起

實承反起正倒前鉤後鎖之死

填腔換字自詫宗工何

其易也

四大家未立門庭以前作者不無滯拙而詞旨溫厚不徇  
詞以失意守溪起旣標格局抑專以遒勁爲雄怒張之氣

繇此而濫觴焉及文抄盛行周

峰王荆石始一以蘇曾

爲衣被成片抄襲有文字而無

義至陳陳傅夏器而極

矣隆萬之際一變而愈之於弱靡以語錄代古文以填詞

爲實講以杜撰爲清新以俚語爲調度以挑撮爲工巧若

黃貞父許子遜之流吟舌嬌澀如鴿鴒學語古今來無此

文字遂以湮塞文人之心者數十年語錄者先儒隨口應

問通俗易曉之語其門人不欲潤色失真非自以爲可傳

之章句也以此爲文而更以浮屠半吞不吐之語參之求

文之不蕪穢也得乎文凡三變而其依傍以立戶牖已心

不屬則一而已矣萬曆之季李愚公始以堅蒼驅軟媚方

孟旋始以流宕散俗冗稍復雅正之音於先正冲穆之度未遑領取而其變也亦足以起久病之危矣

當萬厯中年俚調橫行之下有張君一以誠雖入理未深

而獨存雅度君一與許子遜同時昧心之作至子遜而極其樂則生矣一段文字開講處有數樂字鳥語班闌不知音岳音雒猶可謂肉團心有一鍼孔乎

承嘉靖末蘇曾汜濫之餘當萬厯初俚調啾嚙之始顧涇陽先生獨以博大宏通之才豎大義析微言屹然嶽立有制藝以來無可匹敵奪王唐大家之名以推轂先生雖閱百世不能易吾言也但以無可躋攀爲流俗所不歆羨耳

黃蘊生欲問津焉而見地不徹能放而不能收自非實有  
得於道要而淹貫古今含糟粕而吸精液惡能不望崖而  
返

錢受之謂黃蘊生嗣歸熙甫非也熙甫但能擺落纖弱以  
亢爽居勝地耳其實外腴中枯靜扣之無一語出自赤心  
蘊生言皆有意非熙甫所可匹敵但爲史所困又染指韓  
蘇未能卓立耳然蘊生當天步將傾之日外則曰左禍逼  
內則流寇蠭起黃扉則有溫周揚薛之姦中涓則有張彝  
憲曹化瀆之靈憂憤填胸一寓之經義抒其忠悃傳之異  
代論世者所必不能廢也

疎大士史而積金正希禪而曲若其離此二者別尋理際  
獨至處自成一家固賢於歸熙甫之徒矜規格也若經義  
正宗在先輩則嵇川南在後代則黃石齋凌茗柯羅文止  
別發精微爲經傳傳神抑惡用鹿門震川鋪排局陣爲也  
先輩中若諸理齋孫月峰湯若士趙儕鶴後起如沈去疑  
倪伯屏金道隱杜南谷章大力韋孝忍克濟黃岡人姜如須堦  
東亦各亭亭獨立分作者一席釋氏有言從門入者不是  
家珍特以無門可入絕陋人攀援之徑故人不知元賞耳  
孫月峰以紅筆引伸搖動言中之意安詳有度自雅作也  
乃其晚年論文批點考工檀弓公穀諸書剔出殊異語以

爲奇隋使學者目眩而心焚則所損者大矣萬曆中年杜  
撰矯澀之惡習未必不緣此而起考工記乃制度式樣册  
子上令士大夫習之勾考工程而下可令工匠解了故剛  
去文詞務求精覈其中奇字乃三代時方言俗語愚賤通  
知者非此不足以定物料規制之準非故爲簡僻也檀弓  
則摘取口中片語如後世說新語之類初非成章文字  
公穀二傳先儒固以爲師弟子問荅之言非如左氏勒爲  
成書原自不成尺幅以此思之三書者亦何奇隋之有而  
欲效法之邪文字至琢字而陋甚以古人文其固陋具眼  
人自和嘆不得

文字至撮弄字面而穢極矣黃葵陽已啓其端至萬曆壬辰而益濫陳懿典憲章文武出題云國憲王章本朝爲重闡文釋武昭代爲尊此是何等語而一時傳誦爲警句嗣後效之以不通者三十餘年崇禎開諸名人力爲洗滌然猶有云天無子人之聖者爲其子海無內人之聖者居其內德爲聖人四句會墨如此迷或喪心之語猶拔作南宮首卷文字安得不陋士習安得不偷邪

良知之說充塞天下人以讀書窮理爲戒故隆慶戊辰會試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文以不用集註繇此而求之一轉取士教不先而率不謹人士皆束書不觀無可見長